

赵琪 著

四海之内皆兄弟

SIHAIZHINEIJIEXIONGD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赵琪 著

四海之内皆兄弟

SIHAIZHINAIJIEXIONGDI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四海之内皆兄弟

赵 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海之内皆兄弟/赵琪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 9

ISBN 7-5033-0840-0

I. 四… II. 赵…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2.125

字数:258 千字

定价:12.50 元(膜)

目 录

- | | |
|-------------|---------|
| 琴 师 | (1) |
| 苍茫组歌 | (52) |
| 情迷四月天 | (103) |

穷 阵 (144)

广 西 (254)

四海之内皆兄弟 (316)

琴 师

这一带山多坡陡，地广村稀，除非专门去请，戏班子一般不主动进来。山外请戏班子多是数村合伙，花费不多。这块不行。所以也很少去请。乡民的艺术欣赏活动，主要就是听道琴。

唱道琴的全是盲人，这块叫师傅，张师傅，王师傅。别的手艺人不叫师傅，如木匠叫“博士”，泥瓦匠叫“方土”，蔑匠叫“罗里”。叫师傅含了很崇敬的意思，并没有因为是盲人就小看了。师傅来了，所予的礼遇要超过手艺人之首的“博士”，而且因为是对盲人，在照顾上就更加细心周到。对于

手艺匠人的礼遇含了畏惧的成份，怕得罪了在做工时弄下手脚，使得日后诸事不吉。像房梁怪叫、瓦片落沙什么的，很吓人。而对道琴师傅的接待就更多地出于本心，加进了本身的赞叹和怜悯。

其实师傅们都活得很自在很精神。两人或几人结伴走在山道或田坎上，前头那人手里的竹杖长了眼睛似地，敲着地面径直往前走，哪里拐弯哪里过沟都不差分毫。后面的人都把手搭在前一人的肩膀上，队伍排得很整齐。也有时最前头是个孩子带路，一队人就走得飞快。乡民见了，忙立住身让道，和气地问师傅去哪呀。师傅就笑道莫问莫问，都晓得那块就挤不下了。走过村子时乡人一见是师傅，忙不迭地喝住黄狗黑狗，上前去请吃茶。自然一般是不去的，乡人就牵着他们走过村子再送一段。有时走得劳乏或口渴了，也随了进屋。茶后就清唱一段，起身。

陈师傅去拜师学艺那年是八岁，送他去的是同村一个年纪很大的师傅，嗓子哑了，已经不唱了。那老人家把左手搭在他肩坎上，让前头走慢些。前头是陈师傅的父亲，这块叫“爷”，爷是明眼人。陈师傅是两岁上学走路时一跤跌到石灰沟里烧坏了眼睛的。爷娘待他很怜爱，知道他此生将要如何活下去，自小就让他在老人家那里学了些入门的功夫。年前老人家对爷讲年纪到了，该正经拜师为徒了。老人家对行当里头情形很熟，说跟就要跟个好的，议定去拜西城厢里的宋师傅。宋师傅要物色一个天分好的关门弟子也好几年了，老没碰到合意的。老人家说陈师傅肯定可以，就先去跟宋师傅讲过了。

陈师傅伸出手去，刚好够在爷腰间的布巾上。那布巾扎得很紧，两个手指抠进去，压得扁扁的，陈师傅的心这下才稍稍

着地。爷的腰肌很硬，傍着跟树干差不多。

“儿子，莫要死抠，爷怕痒呢！”父亲回身摸摸他的脑袋笑说道，又接着往前走。

“小孩子心慌呢。”老人家说，“莫怕莫怕，宋师傅是我师弟，总要买我几分老脸的。他待徒弟最宽，不会难为你的。我讲过的那些规矩，你莫忘了。”

三人边聊边走，第三天傍晚时就到了宋师傅家门口的那条街。老人家让他们爷俩先让在路边等等，自己先去了。不久就又折回来，说可以了。

陈师傅心怦怦直跳，牙根发抖。

“就这个门。”老人家用竹杆敲出一个声音，“开始吧！”

陈师傅闷足了劲，挥起手里的竹杆使劲打门，气壮如讨债。边打还边叫：“开门！开门！”旁边的住家闻声都出来看。一会儿，门里头有个声音问：

“谁人打门？”

陈师傅稚声稚气地高嚷道：“徒弟打门！”

里头问：“徒弟何来？”

陈师傅壮了胆子：“从你……祖宗……那来……”

吱哑一声门开了。一只手忽地把陈师傅拎进去，旁边又有人上来把他的腰弄弯，竹梢子就雨点般地打在屁股上。虽早有准备，陈师傅一下子还是吓懵了，咧嘴哭道：

“谁个打我呀，爷？”

听见旁边有人扑哧一笑。

竹梢子其实打得很轻，掸灰似地。陈师傅心定下来，撅高了屁股。

打完了屁股就听一个很宏亮的声音请同来的人到屋里

坐。陈师傅心知这就是他的师傅了。他记住了这个声音。有阵没人来理他，他就站在那里，觉得有只手在屁股上轻轻摸了一下。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动不敢动。后来爷就出来牵着他到一处跪下。

“磕头！”爷小声说。

他就使劲磕了三个响头。面前有个人很响亮地笑了一串，他听出是师傅。

“孩子，莫慌，”师傅道，“你叫一声我听听。”

这是跟老人家练过的，他伸直脖子长叫了一声：

“风来——”

这是山里人站在高处召唤风的号子，说叫一声，风就来了。陈师傅把这一声叫得高亢婉转，震人脏腑。

“好，好，”师傅又笑了一串，“我说一句话你跟我学学看：水在水沟流牛在流上头水里浮着牛牛在流里游。”

陈师傅凝神记住，师傅刚住声，就朗声复述道：“水在水沟流，牛在流上头，水里浮着牛，牛在流里游。”

“难为难为，”师傅连声赞道，“好孩子，站起来让我摸摸。”

爷把陈师傅扶起来。一双骨节突出的手从他头上一路滑下，一直到脚后跟。在耳廓、鼻头、嘴唇、喉咙、胸脯等部位更是摸得格外仔细。摸完后巴掌一拍：

“行啦，徒弟，我收下你了。明日就烧香入门！”

第二天早上，陈师傅就知道了昨日打他屁股时在旁边发出笑声后来又摸了他屁股一下的，是个叫小姐的小女孩。小姐家就住在师傅隔壁，官宦人家，静夜中每有管弦之声溢出。小姐跟宋师傅家有缘，抱在手上时就每日吱吱呀呀地要人带过

来玩。到大了一些，每日一跳下床就过来用小屁股撞门：

“嘿，嘿，又关死，又关死！”

很愤怒的样子。住街市上的道琴师傅白日里大门都不敞开，为了安宁也为了安静。进来后就一直绕着宋师傅转，吃饭也不走。宋师傅就抱了她坐自己腿上，跟她一起吃。院墙那边就有人叫：

“小姐，回来吃饭，太太叫你！”

小姐应道：“在吃呢！”

那边知叫不回，就不再叫。一会儿派个丫头送来几小碟菜，数量不多，却很精致。

宋师傅在家是吃独灶的。专做，家人都不如他。虽这样到底比不过官宦人家。宋师傅笑道：“你这妹子，索性寄给我了。”

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日后就管宋师傅叫亲爸。两家都宠这女孩，专为她出入的方便在院墙上打了一道小门。钥匙就系在这女孩的脖子上。这下她更把两家当一家过了。

陈师傅那天很早就醒了，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四周寂然无声，空气很清凉，小风吹过来，树叶沙沙啦啦，听久了很亲切温柔。陈师傅能从那叶子响动的差别里听出是樟树还是枣树，柚子树还是梧桐树。听了一下，他辨出这是一丛竹子，觉得很奇怪：怎么把竹子种院子里呢？在村里竹子都是长在屋后山坡上的。正想着，就觉得有人猫手猫脚地走到了身边，他纳闷是谁这样，那人却对着他耳朵吓了他一声：“嘿！”

陈师傅一机灵，听出是个小女孩，顽心骤起，麻利地伸长胳膊一把捏住了她身上的衣服，乐得女孩直拍巴掌：

“嘿，嘿，猫捉老鼠，真快真快！哎哟，你揪疼我了！”

陈师傅连忙松手，那女孩几步跳开，站在旁边又拍开了巴

掌：

“哦，哦，上当啰！”

陈师傅正要循声去捉，忽又想到什么，就蹲在原地不动了。

女孩奇怪地靠近了些：“嘿，你怎么不动了？”

陈师傅还是不理会。

女孩又靠近了些：“你屁股疼，是吗？亲爸打屁股本来不重的呀。”

陈师傅本想设计捉住她，听了这话不由得有点感动，不好意思再占她上风。过一下他说：

“今天我要入门了。”

语调有点忧伤。想到一入门就不是孩子了，做人家的徒弟，铸谋生的饭碗，吃苦在先，安歇在后，挨不到爷娘，心里就闷闷地想哭。

女孩在陈师傅身边蹲下，睁着骨碌碌的大眼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像明白他的心境似地。一会儿她又忍不住伸出手去摸陈师傅蹲得紧紧的屁股，陈师傅不乐意了：

“铜磕铜，铁磕铁，崽里不和妹子业。妹子家家的，老乱摸什么！”

女孩不解：“屁股疼帮你摸你还不开心？”

“不疼！”

“不疼做要哭的样子骗人。”

“没跟你讲吗？今日我要入门了！”

“今日又不打屁股！”

“你知道？”

“我知道。”

女孩很骄傲地昂着头，白嫩的下巴圆鼓鼓地的像个胖青蛙。

“先要放爆竹，”女孩说，“不放那种小鞭，要放单响的大爆。先放四个，再放四个。”

“这是走四面吃八方。”陈师傅说。

“后来就在厅里点着六六三十六根楠木香，请出祖师父。祖师父是个白瓷像，平时包在红绸子里头。”

“不是像，是塑。”陈师傅纠正道。

女孩再不敢小看他，讲得拘谨了：“后来就磕头，他磕完你磕，磕个不停。磕完头就去认祖师父。”

“怎么认？”

“就是去摸祖师父那个瓷……塑，摸以前还要在铜盆里把两只手洗干净。”

“后来呢？”

“后来亲爸就要带你唱一支道琴曲子，是‘古调’里头的。很好听。”

“什么是‘古调’？”

“连‘古调’都不懂？”小女孩乐了，又找到了骄傲的本钱。

后来在举行入门仪式时，虽繁琐些，但内容大体也就是这样。在认祖师父时，宋师傅讲了祖师父的来历。原来祖师父就是在武当山上开道家一脉的张三丰张真人。张真人当年传教布道时见百姓多愚鲁不教，就生出一念，以道琴之法点化世人。其中一盲弟子深得此艺精髓，张真人就许下后世由盲人专习此艺。

天亮时是有气味涌出的，陈师傅小时天天都可以闻到。有

点像竹叶，还有点像别的。陈师傅每天早上一闻到这气味就翻身起床，抱了大竹帚打扫庭院，然后就到屋后对着树林吊嗓子。吊嗓子要把声音扯足，很吵人，所以就要对着树林。树林能吸附声音，使音量降低。当地戏班子都是在树林里头吊嗓子，外面住户一点也听不见。后来路熟了，陈师傅也到树林里头去。外面住户有几日早晨不听见陈师傅的声音，见了宋师傅就问：

“你么弟子怎么好几日早上都不打鸣了？”

久惯了，竟成为需要。

早上陈师傅打扫院子时，扫帚声一起，隔壁那小姐就爬起床开了间门过来。指手画脚，告诉这里那里没扫干净。陈师傅说：

“事包！”

第二天早上就压着扫帚，扫地时不发出声音。那天小姐直到吃过早饭才过来，过来就横在他面前，嘴巴撅到鼻子上：

“你是怎么扫地的！”

陈师傅回转身坏笑。

又过了几天是个大阴天，好晚了天才亮成一面罩箩。光暗气味也小，远不够把陈师傅激醒的亮度。还枕在蜜里，小姐却用小屁股使劲撞他的房门：

“嘿，嘿，懒猫，还睡还睡！”

故意弄得宋师傅一家人都知道。

开始吊嗓子时每天早上师傅都在旁指点。宋师傅说嗓子非在变声前吊干净不可，一变了声嗓子就生了根，再练也好不到哪去。童子声好是靠不住的，童子时喉咙还没长直，吊就是要吊直。吊直了音质才清亮，音量才宏大，音品才持久。这是

懒惰不得的。

知道该怎样吊了，师傅就不再跟着。小姐却做了跟屁虫，不仅跟着，还在一边呀呀乱叫。

陈师傅停下，说：“像个吱吱高。”

吱吱高是老鼠。这块叫老鼠都不直接叫，认为直呼其名众多的老鼠就会应声而来。

小姐回骂道：“那你就像个老叫猫。”

说完才觉着不对。猫吃老鼠，自己明显地亏了一着。忙又改口说：“不是不是，你是——”

歪头想了半天，却想不出什么比吱吱高还要渺小，于是一甩头就去唱天天唱的一支古调：

秋霜里没了残阳，
云台也飘然若荡。
这风水好叫人想，
涩涩地走些痴郎。

跟树林里的戏班子每天早上都碰头，戏班子有个姓龙的年轻人见他就客气地打招呼：“小师傅高早！”他就说：“老板高早。”小姐就告诉他有几个男人几个女人，梳什么头，带什么器具。还有一个跟小姐一般大的女孩，嗓子尖尖细细，吊起来特别好听。她高声一唱，陈师傅耳朵就竖得直直的。

“她可真水秀呀！”小姐咬着嘴唇说。

陈师傅幸灾乐祸：“‘你比不过了吧？’

小姐一犟：“谁讲的？”

小姐就跑过去拉了那女孩的手，跟她站一块。戏班子人齐

声喝彩：

“哪里钻出这么水秀的一个妹子？”

“是人参精吧？”

“跟我们小妹竟像双胞胎。”

自这天起，陈师傅就知道小姐是个极其漂亮的女孩了。

龙老板要陈师傅吊了几声，说陈师傅嗓子根基极好，有这样的嗓子不怕这辈子没饭吃。又告诉他到变声时要歇两个月，因喉咙里正发生变化，新鲜娇嫩，一发声爱充血，一充血音道就长不平，道琴师傅很多嗓音发沙，就是不通这个理。

早饭后家人给宋师傅摆好座，用滚开水泡好一壶茶端来。说是茶，其实是中药，金银花，枸杞子，还有别的什么，加一点甘草。冷天还要加几枚红枣。宋师傅坐上首，陈师傅坐下首，开始授艺。小姐天天都拖张小竹椅来在一边旁听。师傅不备课，想到什么讲什么，很随意。开始多讲常识，职业道德之类，再大些就讲技术和曲目上的问题，边讲边做。再到后来就多讲地方掌故，参详行当里的疑难等等。

有一样你要格外留心。宋师傅说，我们这行当的人多囿于屋檐罩瓦之下，庭院四壁之间，乐音就常浸了小家之气，在世事风尘上往往差着几成气韵。修行到了一定份上的琴师多有此病。

就没化解之法么？陈师傅问。

也不能说没有。宋师傅道。不过还是不知道的好，知道了的琴师再没一个活得舒坦的。

那又为什么？

太难。宋师傅叹道。太难做。能悟到这层境界的多是高琴师，年龄自不会小。上下有老幼，左右有家室，一世辛苦，不

是容易，如何能抛舍得下。可不去做就舍得下？知道那果子甘美无比，手又伸不过去，那是什么滋味？知道彼岸就在那边，渡过去就是西方净土，却又不能上那渡船，那又是什么滋味？

请师傅明示。陈师傅哀求道。

那就慢慢说与你吧。宋师傅缓缓道。其实是个故事，道琴的第一代传人，当年祖师爷坐下那盲弟子虚水道人，苦习道琴之技多年，众弟子皆以为凡世再无能出其右者。一日祖师爷召其谕示说，你目不能视世，耳不能觉先，此为天弱。又终年置于屋檐罩瓦之下，庭院四壁之间，此为地弱。有此二弱，乐音难免空泛。虚水道人请教化解之法。祖师爷道唯有三四年来自去，八千里水陆，领略天地之空阔，感悟人世之虚实，方能有克。虚水道人领谕后下山，走遍江南山川河流，四年复上山演示。祖师爷这才允其传世。

这种教授方法很像私塾。一般学艺都是跟着师傅看，看到多少算多少，高兴点拨一下，不高兴自己去琢磨。见了这种，羡慕要死。也学些常用字，不过不多。道琴师傅会字都不多，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陈师傅后来在文字上的修养得益于小姐的过份热心，小姐每天从先生那长了学问在心里存不下，非一点点倒空了才能睡得着。

有天小姐却不急着贩卖学问，使劲问他什么是“花口”，陈师傅哽哽塞塞地说不上来。小姐就说昨夜里大人都听道琴师傅唱花口，独让她去睡觉。欺负小孩。

“那你给我唱一段！”小姐说：

“妹子家家不准听花口的，”陈师傅说，“这是规矩。”

小姐就呜呜地趴在石桌上哭。陈师傅知这哭不是真的，却仍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一计：“有件事你肯定不信。”